唐宋八大家文鈔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宋八大家文鈔

(四)

張伯行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　蘇文定公文

古今家誡序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雖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鬬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茅鹿門曰引老氏語多儉故能廣四字

張孝先曰揭出父母至情反覆詳盡惻惻動人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記曰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是此文言外未盡之意也爲人子者念之哉

古史序

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爲宗萬物莫能嬰之其於爲善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其於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如竊脂之不穀不學而成不勉而得其積之中者有餘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也孔氏之遺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猶將賴之以存而況於人乎自三代之衰聖人不作世不知本而馳騁於喜怒哀樂之餘故其發於事業日以鄙陋不足以希聖人之萬一雖春秋之際王澤未竭士生其間習於禮義而審於利病如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至於孔子其知之者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下亦莫能信也陵遲及於秦漢士益以功利爲急言聖人者皆以其所知臆之儒者流於度數而知者溺於權利皆不知其非也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爲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爲人淺近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宮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辨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採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

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己也焚之略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年不書一事者余竊悲之故因遷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始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於得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嗚呼由數千歲之後言數千歲之前其詳不可得矣幸其猶有存者而或又失之此古史之所爲作也

唐荆川曰前一段敍古史所載之意後一段敍作古史之由

茅鹿門曰其思深故其旨遠

張孝先曰此序極有見到之論但未純耳朱子曰其云古之帝王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等語極好但起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只說得頭勢大下面又皆空疏亦猶司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卻引荀子諸說以足之至如此篇言司馬遷淺陋而不學疏略爲輕信此二句最中司馬遷之失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窴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薥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胷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

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幷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特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眞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斥其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爲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興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茅鹿門曰文不著意而神理自鑄

張孝先曰東坡和淵明詩甚景慕淵明之爲人也淵明有道之士其詩天然不可及余讀東坡所和詩仍是東坡本色蓋各有其佳處耳潁濱此序又寫得東坡性情面目出

巢谷傳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爲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四方冠。去游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公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游。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遣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余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修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强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戹於晉陽。智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版。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

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危解。行賞羣臣。以恭爲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爲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尙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今名云。

茅鹿門曰。敍谷豪舉處。有生色可愛。

張孝先曰。巢谷意趣甚高。潁濱爲之作傳。以不沒其人。此厚道也。其敍次生動。不用粉澤自佳。

王氏清虛堂記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游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詠。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旣夕。凡游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淸者爲淸。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虛。故淸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淸。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淸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淸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淸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宕於圖書翰墨之囿。沈酣縱恣。灑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瞶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旣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

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眞清虛者在焉而未見之也王君浮沈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騖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

唐荆川曰此文亦有箴規言其所以爲清虛者不足爲清虛也議論亦本莊子

茅鹿門曰淺然卻澹宕

張孝先曰假乎外物以求清虛固不可謂之清虛頴濱則欲清濁一觀虛實同體語涉齊物亦非清虛之正也觀者詳之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廳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慄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爲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塡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爲曲

爲曲必屈。曲可爲乎。吾欲爲直。爲直必折。直可爲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灌溉。翦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闋而罷。

茅鹿門曰。文亦淺然自是風人之旨。

張孝先曰。直節兩字頗有佳致。士能以直節自持。未有不表見於世者也。豈特茲杉也歟。

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傍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斤。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

而飲之。見者以爲僊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瀝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就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茅鹿門曰。情與心思俱入佳處。

張孝先曰。蒼深歷落之意。讀之如在目前。無媿於中無責於外。得樂字本領。自是名言。可以玩味。

遺老齋記

庚辰之冬。予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柏。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窗曲檻。爲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予曰。予潁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採道路之言。論官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爲不孫。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爲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爲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而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卻埽。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

處遺老齋可也。

茅鹿門曰。有老人之旨。

張孝先曰。潁濱晚歲退居此齋。終日默坐。不與人相見者幾十年。宜其有所得矣。乃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爲道。妙而祕不告人。故朱子謂蘇氏之誣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噫。彼其所得。竟何有哉。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濫。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升斗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

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死生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希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復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茅鹿門曰。其恬曠之趣。不如文忠公之超然臺記。而亦自悽愴可誦。

張孝先曰。觀此記有厭動求靜之意。於顏氏之樂尚未親切見得。然其文情則佳甚矣。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爲歲時游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臨青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爲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仕。歷踐父祖舊職。勤勞慎密。老而不懈。實

能世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游。蓋非獨爲其園也。凡將以講聞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其方略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贈之以詩。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俗蓋未易以園囿相高也。熙寧甲寅。李侯之年既八十有三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强。日增治其園而往游焉。將列詩於石。其子遵度官於濟南。實從予游。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爲之書。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茅鹿門曰。文不著思而自風雅。

張孝先曰。記園亭之勝。而本其家世之勳勞。與李侯進退大節。以見士大夫樂游其園而贈之以詩者。不止爲耳目之觀也。便是文字占得大體處。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

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公不以謫爲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哉也哉

茅鹿門曰入宋調而其風旨自佳

張孝先曰有瀟灑間放之致

齊州閔子廟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邱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惟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於是鳩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

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汝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汪洋不知其邊。卽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儅。觸蛟蜃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灘。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追而書之。遂刻於石。

茅鹿門曰。閔子所以不仕季氏。爲一篇柱子。其言亦有見。

張孝先曰。閔子以孝見稱於聖師。而論長府則言必有中。其德行亞於顏淵。所以不仕季氏者。不欲爲私門用也。豈顧諸子爲不足爲哉。文於閔子底蘊似未能深窺。而其議論大槩。則足以自暢其所見矣。

上高縣學記

古者以學爲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揉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知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

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爲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朴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爲武城宰以弦歌爲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奠享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繕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役獄訟不諉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爲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爲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爲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茅鹿門曰雅

張孝先曰學記文以曾王爲最此文醇質而有意味亦潁濱集中之粹然者故錄之

管幼安畫贊

余自龍川以歸居潁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

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己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王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己者終害其身。而枉己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饋跪拜。成禮。余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喜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己。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茅鹿門曰。子由涉世難後。故其文如此。

張孝先曰。潁濱晚年連遭貶斥。故慕幼安之見幾遠患。而爲之贊。猶東坡之慕淵明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一　曾文定公文

熙寧轉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卽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初卽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歟抑所以延問者特用衆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將比迹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睿智有能任天下之材卽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

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爲慮遠則不能不以外患爲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爲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爲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莫知引

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爲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緇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爲不久。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傅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

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累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紀綱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諝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王遵巖曰。董仲舒、劉向、揚雄之文不過如此。若論結構法。則漢猶有所未備。而其氣厚質醇。曾遠不逮董劉矣。惟揚雄才艱而又不能大變於當時之體。比曾爲不及。

茅鹿門曰。勸學二字。公之所見正。所志亦大。而惜也才不足以副之。故不得見用於時。姑錄而存之以見公之槩。

張孝先曰通篇大要在得之於心致其知以盡天下之理而已文字層層脫換步步迴環如川增雲升多少奇觀而尋其關鍵只是一線到底耳朱子言南豐文字峻潔有法度當於此觀之其引經術直是西漢文氣味韓歐集中俱未有也特其說到爲學工夫終少把柄與程朱論學又隔一重故學者欲求聖賢之學必自程朱之緒言入方有實地可依據

請令州縣特舉士劄子

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鄉升諸司徒自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於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者鄭康成云謂使試守任官然後爵之者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之詳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內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禮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於王也至於諸侯貢士則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黜爵削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采董生之議始令郡國舉孝廉一人其後又以□爲率□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孫弘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國縣官有好文學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其可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禮掌故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爲左右內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其郡國貢士太常試

選之法詳矣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患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今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素勵之實行課無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令州縣有好文學勵名節張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佐升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爲歲及人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取自聖裁今既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屬舊品不舉宜清其選吏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爲州屬及縣令丞即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錄之法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臣之議爲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願降明詔以諭之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所嚮孰敢不虔於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修政事不舉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者既久難一日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疏數一以特舉爲準而入官試守選用之敍皆出特舉之下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既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彌綸之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取進止

茅鹿門曰入時事以後措注須本古之所以得與今之所以失參錯論列使朝廷開明然後得按行之而子固於此往往亦似才識不稱其志云子固按古者三代及漢與令郡國各舉賢良者以聞甚屬古意世之君相未必舉行而不可不聞此議予故錄之

張孝先曰特舉之典可以補科舉所不及然行之須得其人倘不得其人安知鑽營奔競之弊不有甚於科舉者乎此論者常有意於復古而未能也子固此論欲漸變科舉之法而行特舉以爲之兆中間須嚴舉主之賞罰使舉者不敢妄舉其法甚善縱科舉卒難卽罷而此法旣行人人有所激勸亦必有純良傑出之材爲國家用者也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改明州不果上

伏以陛下聰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謂有不世出之資自在藩邸入承顏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內事兩宮外嚴七廟仁被公族德形閨門嬪御備官不淫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食菲衣綈務遵節儉臺卑囿小無所增飾近習無便嬖左右無私謁未嘗出游幸未嘗從畋魚其於憂憫元元勤勞庶政則念慮先於兆朕祇愼盡於纖芥晝而訪問至於日昃夕而省覽至於夜分每羣臣進見接之禮篤而情通凡四方奉事莫不朝入而暮報雖大禹之勤於邦文王之不暇食無以加此其淵謀遠略必中事幾善訓嘉謨可爲世則者傳聞下士雖僅得其一二已足以度越衆慮非可闚測可謂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宏遠則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出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

襲卑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震動。羣下遵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行之效。蓋刻意尚行。不差毫髮。搢紳之士有所不能及。憂勞惕勵。無懈須臾。又非羣臣之所能望。可謂特起於三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愚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取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爲獻。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別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顧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爲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識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傅說作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而傅說告之。則曰學于古訓方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於甘盤矣。及傅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於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敍。則自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志於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於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傅說所稱當終始常念於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

其始也求之貴博畜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奧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奧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爲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爲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是也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博考深思無有懈倦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特起於三仕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傳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奧皆陛下之所素畜誠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積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爲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繇是斂五福之慶以大賚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永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名昭於

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毛舉叢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張孝先曰稱述君德以歆動其勉學意文氣敷腴細讀之則字字濯鍊而出此子固之文所以質實深厚而有餘味也獨惜其所以告君爲學者終是廓落少眞的處將使之何處下手耶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劄子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誠不自揆欲少助萬一令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於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冏命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其戒之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百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其以舉授之繇各載除書之內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則有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試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贄之大指也贄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如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

古今之通義也。陛下隆至道。開大明。配天地。宜人極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彌綸衆職。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敝。或誤於須臾。纍歲不能救。則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郎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郎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羣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爲內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爲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於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嘗屢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效。其所薦之士。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猶舊制御史一員聽舉二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羣朝。亦故事也。僕惟陛下本周命太僕愼簡乃僚之意。采陸贄臺省長官舉吏懇懇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疏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臣獎善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敢不赴之以實。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聽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主要。信行其賞罰。如此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可無爲而致堯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爲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陸贄所陳。惟陛下察其疏密。詳加損益。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張孝先曰。此篇大旨令長貳自舉屬官。而嚴舉主之賞罰。議論本之陸贄。合贄奏議以參考此篇。庶幾可以收人材而成吏治。薦舉良法莫過於此。

奏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

右臣伏覩本州人。試將作監主簿潘興嗣。五歲以父任得官。二十二歲授江州德化縣尉。不行。熙寧二年。朝廷察其高。以爲筠州軍事推官。不就。今年五十六歲。安於靜退三十餘年。臣竊以康定中徐復以處士收用。辭不就。得官其一子。近王回孫侔皆以幽潛見錄。命下而回已死。亦得官其一子。李覯以國子直講退歸死。十年。亦得錄其後。則國家之於激奬廉退。既肆其所守。又恩及其世。蓋有故事。今與王回同時見錄之人。有孫侔而後。又有與嗣。處幽不改其操。皆已白首。然未有爲上聞者。故其子獨未蒙恩。竊以康定至今幾四十年。士之抗志於隱約而爲朝廷所知者。止此數人。蓋枯槁沈溺。其守至難。故其人至少。爲國家者取而顯之。使天下皆知士之特立無求於世者。不爲上之所遺。則自重者孰不勉。浮競者孰不悔。可謂施約而勸博。寵祿之所以勵世。其實在此。臣故敢以聞。伏惟陛下幸察侔及與嗣躬難進之節。遭遇聖時。用王回徐復李覯爲比。加恩其子。使斯人不卒窮於閭巷。足以明示天下。與嗣有子羣年二十六歲。孫侔今家眞州。謹狀奏聞。伏候勅旨。

張孝先曰。奬激廉退。錄其後人。亦是國家一令典。敍得質勁而有精采。

乞出知潁州狀

右臣愚不自揆。懷犬馬之情。敢昧萬死以聞。不敏之誅。所不敢逭。伏念臣性行迂拙。立朝無所阿附。有見嫉之積毀。無借譽之私援。在外十有二年。更歷七郡。雖有愛君憂國之心。託勢疏遠。無路自通。期於抱志沒齒而已。陛下居法宮之深。臨萬官之衆。而臣以單外之迹。一介之微。陛下廓四聰之廣。出獨見之卓。不繇臣之銜鬻。不因人之黨助。收憐拊慰。勞問褒嘉。語重意殊。可謂非常之遇。士之有大過人之材者。殆未足以致此。豈臣之鄙所當冒得。日夜思念。臣以庸下之器。在隱約之中。而獨爲聖主所知。如此螻蟻之軀。雖死不足以圖報。今還朝以來。庸及數月。未有絲忽自效之勤。而輒以私誠上陳。臣之妄庸。雖受誅絕之刑。不足以塞責。惟陛下察而哀之。臣母年七十有一。比嬰疾疹。舉動步履。日更艱難。陛下處臣京師。臣幸得侍庭闈。以便醫藥。聖澤至厚。常恐不能克堪。今臣弟布得守陳州。臣母憐其久別。欲與俱行。顧臣之宜惟得旁郡。庶可奉親往來。以供子職。而抱疾之親。陸行非便。今與陳比境。許蔡亳州及南京。皆不通水路。顧潁可以沿流。臣誠不自揆。不諱萬死之責。敢昧冒以請。伏望聖慈。差臣知潁州一任。竊恐顧臨到任未久。無例爲臣移易。緣若候顧臨滿闕。則臣弟布陳州卻已滿任。欲望特出聖恩。許臣不候顧臨任滿交割。臣憃冥寒陋。豪陛下特異之知。未有錙銖之稱。而顧子母之恩。規私擇便。仰煩聖聰。當伏斧鑕以須罪戾。惟陛下哀憐聽瞀。干犯天威。臣不任。

張孝先曰。其寫情處款曲動人。宋時有自乞補外之例。公特以母子之情陳請。在君父前。如對家庭骨肉說話。

再乞登對狀

右臣去冬再蒙聖恩賜對。臣愚淺薄無軼倫之行。絕衆之材。徒於輩流處識文字。至於講求天下之務。非敢謂能。蓋嘗有志。遇陛下紹天開跡。大修治具。一言片善。人人得以自効。而臣流離漂泊。窺在外服。有深忌積毀之莫測。無游談私黨之可因。轉徙八州。推移一紀。無側行之一迹得參於御隸之間。無嘗試之半詞得輸於嚴廊之上。心思消縮。齒髮凋耗。常恐卒塡溝壑。獨遺恨於無窮也。陛下體生知之質。起日新之政。揆之以道。以易漢唐五代之卑。本之於身。以追堯舜三代之盛。臣雖欲奮駑鈍。願備驅馳。而處疏賤之中。無可致之勢。伏遇陛下明無不照。嘗臣滯迹之不容。聖無不通。采臣孤學之有得。出自睿斷。接之便朝。所以詢謀撫納勉慰稱揚之殊。皆非素望所及。臣雖草茅之陋。顧非木石之頑。蓋士窮且老。身孤立於天下。而獨爲聖主所知如此。燔軀沈族。豈足論報。其於剖心析肝。以効其區區之忠。固臣之所不敢不盡也。是以竊不自揆。冒言當世之事。陛下寬其不敏之誅。而收其臆出之見。謂有可以當聖意者。臣愚蹇鈍。分豈稱此。蓋由陛下聖神文武。度越千載。而虛心納下。無伐善之意。徇己之情。故兼聽廣覽。小能薄技。無所不錄。而臣愚遭遇得以及此。今臣備數穀下。雖日得造朝。而身不邇法坐之嚴凝。耳不接德音之溫厚。涉四時矣。其畢忠願知之心。惓惓之義。豈須臾廢哉。伏念臣嘗言天下之經費。以謂皇祐治平。庶官之員倍於景德。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待罪三班獲因職事考於載籍。蓋官日益衆。而守塞之臣有未稱其任者。得以推其事實。審其源流。其於裁處之宜。亦嘗略窺其要。竊欲飾其所聞。敢終前日之說以

獻陛下方日孜孜大有爲於天下內則更張庶事外則經營四方如臣之說有可采者庶幾制天下之用以養財御天下之材以經武有助聖政之萬一臣於受恩非敢謂報庶以明臣犬馬之志未嘗不嚮上之所爲也臣又嘗言陛下方上稽周禮旁參六典以更定官制臣於經營之體損益之數願有毫髮之補伏聞百度已成萬務已定而臣曾不能吐一言陳一策庶得因國大典託名不泯今條分類別宣布有期臣誠不自揆以謂更制之日新舊革易之初彌綸之術固不可不有所素具竊欲自効少裨聖畫之緒餘臣於三者或萬有一得然事有本末理之詳悉宜得口陳伏望特出聖慈許臣上殿敷奏干冒宸嚴臣不任張孝先曰是時神宗方向用王安石改制變法而公之意見有與安石異者故欲面對口陳其所陳之事雖今蓄不露而忠悃之誠已見於此狀

辭中書舍人狀閤門告報有旨更不得辭免不曾上

右臣準閤門告報蒙恩授臣中書舍人者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與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齊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爲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雋乂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敷揚演暢被於簡册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至其已久而謀謨訪問三盤五誥誓命之書刪之爲經後世學者得而宗之師生相傳爲載籍首吟誦尋繹以求其歸一有發明皆爲世教蓋其大體所繫如此遡至漢興雖不能比迹三代致治之隆而誥令下者典正謹嚴尚爲近古自斯已後豈獨彝倫粗斁其推而行之載於明命亦皆文字淺陋無可觀采唐之文章嘗盛矣當時之士若常袞楊炎元稹之

屬號能爲訓辭。今其文尙存。亦未有遠過人者。然則號令文采。自漢而降。未有及古。理化之具不其闕歟。伏惟陛下以天縱之聖。闡明道術。所以作則垂憲。紀官正名。皆上追三王。下陋漢唐。至於出口肆筆。發爲德音。固已獨造精微。不可窮測。則於代言之任。豈易屬人。臣淺薄闇昏。學朽材下。誤蒙陛下知之於擯排忌疾之中。收之於棄捐流落之地。屬之史事已懼瘝官。至於推度聖意。討論潤色。以次爲謨訓。彰示海內。茲事至大。豈臣所堪。況侍從之官。實備顧問。而臣齒髮已衰。心志昏塞。豈獨施於翰墨。懼非其任。至於謀猷獻納。尤不逮人。伏望博選於朝。旁及疏遠。必有殊絕特出之材。能副聖神奬拔之用。所有授臣恩命。乞賜寢罷。

張孝先曰。中書舍人掌詔誥。乃代言之任。其職未易居也。子固推之於唐虞三代以迄漢唐。而言居是職者之漸不及古。其議論卓然不刊。蓋非子固不足以稱斯任也。後世詔告之文。豈獨不能比盛唐虞三代。卽漢之深厚爾雅者。且邈乎其絕響矣。

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

蒙恩授前件官。準編勅節文。知雜御史已上授訖。許舉官自代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知亳州劉攽。廣覽載籍。强記洽聞。求之輩流。罕有倫比。臣竊以謂引拔衆材。彌綸世務。至於博學之士。固宜用在朝廷。況今聖質高明。究極今古。凡在左右。當備顧問之臣。尤須多識前載。然後能稱其職。如攽所長。實允茲選。況攽纍歷州郡。治行可稱。至於文辭。亦足觀采。兼此衆美。臣實不如。今舉自代。謹具狀

奏聞伏候勅旨。

張孝先曰。數語質實得推賢讓善之體。

勸學詔

朕惟先王興庠序以風四方。所以使學士大夫明其心也。夫心無蔽。故施之於己。則身治而家齊。推之於人。則官修而政舉。其流及遠。則化民成俗。常必繇之。古之所以長人材厚人倫者。本是而已。朕甚慕之。故設學校。重學官之選而厚其祿。凡欲以誘誨學者庶幾於古也。而在位者無任職之心。承業者無慕善之志。至於師生相冒。挾賂爲奸。囂訟囂然。駭於衆聽。而況欲倡率訓導。洽於禮義。磨礱陶冶。積於人心。使方聞修潔之士充於朝廷。孝悌忠篤之風行於鄉邑。其可得乎。朕甚憫焉。故更制博士。而講求所以訓厲之方。定著於令。以爲學制。予樂育天下之材。而庶幾先王之治者。可謂至矣。自今有敦行誼。謹名節。肅政教。出入無悖。明於經術者。有司其以次升之。使聞於朕。將考擇而用之。以勸於爾衆士。有偷懦怠惰。不循於教。學不通明者。博士吾所屬也。其申之以誘導。使其能有易於志。而卒歸於善。固吾之所受也。予既明立學之教。具爲科條。其於學者。有獎進退黜之格。以昭勸戒。至於學官。其能明於教率。而詳於考察。有得人之稱。則待以信賞。若訓授無方。而取舍失實。亦將論其罰焉。明以告爾。朕言不欺。尚其懋哉。無詒爾悔。

張孝先曰。南豐諸詔皆有西漢風格。余按斯篇所言。教學之弊。甚可歎息。末段責成學官。意尤善。夫欲成人材厚風俗。必由學始。學校者。致治根本之地也。而可使庸陋不學之輩。居模範之職乎哉。今郡

邑學官。無論不能推明聖賢理義之蘊。率學者以窮理實踐。卽會文課藝。亦寂然無聞。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然則學官所掌者。不過取具文書。奉行故事而已。人材安得而成。風俗安得而厚乎。

勸農詔

夫農衣食之所由出也。生民之業莫重焉。一夫之力。所耕百畝。養生送死。與夫出賦稅。給公上者。皆取具焉。不幸水旱螟螣之菑。往往而有。可謂勞且艱矣。從政者知其如此。故不違其時。不奪其力。以使之。明時因析以授之。差地之腴瘠以處之。春省耕秋省斂以助之。詩曰。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言上所以勞之也。又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言上所以勸之也。其獎厲成就之者如此。朕自承天序。內重司農之官。外遣劭農之使。爲之弛力役。均地征。修水利。或一雨愆期。則憂見於色。或一穀不成。則爲加惻怛。有復除之科。有賑恤之令。夙夜孜孜。焦心勞思者。凡以爲農也。今耕者衆矣。而尙有未勉。墾田廣矣。而尙有未闢。豈拘循勸率有所未備歟。抑吏怠而忽。不能宣究歟。有司其於農桑之務。益思所以除害興利。詔令已具者。無或壅閼。所未盡者。勿憚以聞。要使緣南畝之民。舉忻忻然樂職安業。洽於富足。稱朕意焉。

張孝先曰。農桑民之本務。豈不欲自力哉。有司者不能興利除害。而重困苦之。此民所以狼狽失業而不得緣南畝者也。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留心民瘼者。能不爲之慨然。

正長各舉屬官誥

蓋聞堯之治曰百姓昭明舜之治曰四門穆穆然則當是之時在位皆君子其是非不惑可知也故堯欲釐百工舜欲熙帝載求可任者皆訪諸四岳因四岳以命禹又因禹以命稷契皐陶因羣臣之言僉曰以命垂益伯夷因伯夷以命夔龍其審官用賢不自任其聰明而稽之於衆如此無存於書二帝所命者義和九官十二牧皆官之正長也至於屬官則未有二帝嘗命之者其遺法之可考則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戒之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自擇其官之屬者官之正長之事此先王之成法也漢魏以來公府郡國亦皆自辟其屬而唐陸贄請使臺省長官自擇僚屬蓋上下之體相承如此以周天下之務此古今之通理也今朕董正治官始自三省至於百工皆正其名夫使在位皆君子而是非不惑此朕素所以厲士大夫也故凡官之長貳朕既考擇而任之尚書政本也自郎巳下用吏甚衆其令僕射左右丞尚書侍郎各於其所部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朕將擇而用之其未用者亦識其名以待用朕稽於古以正百官稽於衆以求天下之士其勤可謂至矣惟官之長貳之臣皆朕所屬以共成天下之治其尚體朕意所舉惟公以應朕之求所陳惟實以嚴朕之詔其得材失士有司其各以等差具爲賞罰之格朕將舉而行之賞吾不恪罰亦無捨非獨搜揚幽滯庶幾爲官得人亦將以觀吾大臣之能使朕得與衆士大夫合志同心以進天下之材作則垂法行之於今以詒後世追於先王之成憲無令唐虞有周專美於古不其美歟咨爾庶位其諭朕意一作懷

張孝先曰此卽前所上劄子意引證經典鑿鑿有據蓋令正長各舉其屬此法近古可以收得人之效

但恐其不公。故必嚴舉者之賞罰。後世循資格而用之。法雖公而得人不如古矣。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二　曾文定公文

上范資政書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處其大要之難也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窮合而言之則一致而已是難也難如是故古之人有斷其志雖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彼其材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之子乃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久矣故聖人之所教人者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爲無窮極少之爲至隱雖他經靡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復顯著其義於卦爻兼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於今得此者顏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孰爲得之者歟甚矣其難也若鞏之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明之不遠其力之不强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繇其磨礱灌溉以持其志養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返而餒者豈得已哉又懼乎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嘗間而論天下之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未有過閣下也故閣下嘗履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閣下獨曰是者天下是

之君子是之而閣下獨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爲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閣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至於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不盡者耶夫賢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況君輩者哉故願聞議論之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寤以得其所難得者此輩之心也然閣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者可謂衆矣使輩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輩之志哉亦閣下之所賤也故輩不敢爲之不意閣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輩雖自守豈敢固於一耶故進於門下而因自敍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茅鹿門曰此書曾公既自幸爲范文正公所知竊欲出其門又恐文正公或賤其人故爲紆徐曲折之言以自通於其門而行文不免蒼莽沈晦如揚帆者之入大海而茫乎其無畔已若韓昌黎所投執政書其言多悲慨歐公所投執政書其言多婉曲蘇氏父子投執政書其言多曠達而激昂較之子固醒人眼目特倍精爽

張孝先曰范文正公當日造就人材如張橫渠上書謁公公一見知其遠器勸讀中庸後卒成大儒者公之力也曾公此書以爲公之應事本於易之變化而欲親炙門下以承其教其於學問之意蓋惓惓焉與投書獻啓以干王公大人者相去遠矣讀者詳之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學士執事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其口講之

身行之。以其餘者又書存之。三者必相表裏。其仁與義。磊磊然橫天地冠古今不窮也。其聞與實。卓卓然軒士林猶雷霆震而風颿馳不浮也。則其謂之大賢。與穹壤等高大。與詩書所稱無間宜矣。夫道之難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見。而仲尼生於干戈之間。無時無位。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仲尼既沒。析辨詭詞。驟駕塞路。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揚韓四君子之書也。舍是醜矣。退之既沒。騶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亦難矣哉。近世學士。飾藻繢以誇詡。增刑法以趨嚮。析財利以拘曲者。則有聞矣。仁義禮樂之道。則爲民之師表者。尚不識其所爲。而況百姓之蚩蚩乎。聖人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絕若一髮之係千鈞也。耗矣哀哉。非命世大賢。以仁義爲己任者。疇能救而振之乎。輩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椅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爲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蹈駭於其間。眞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既有志於學。於時事尚亦識其一焉。則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爲己務。往者推吐赤心。敷建大論。不與高明獨授攝縮。俾蹈正者有所稟法。懷疑者有所問執。義益堅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內。推於人者誠於己。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天下學士有志於聖人者。莫不攘袂引領。願受指教。聽誨諭。宜矣。竊計將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語言退託而拒學者也。輩性樸陋。無所能似。家世爲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問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游當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

搴枝葉而已也。惟其寡與俗人合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疏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得發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於執事。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奥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冠古今。則宜取奇偉閎通之士。使趨於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則鞏不信也。若鞏者亦麤可以爲多士先知。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已長退人。察愚言而矜憐之。知鞏非苟慕執事者。慕觀聖人之道於執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若其以庸衆待之。尋常拒之。則鞏之望於世者愈狹。而執事之循誘亦未廣矣。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覬少垂意而圖之。謹獻雜文。時務策兩編。其傳繕不謹。其簡帙大小不均。齊鞏貧故也。觀其內而略其外可也。干瀆清重。悚仄悚仄。不宣。鞏再拜。

張孝先曰。以韓吏部擬歐陽公。誠當。自明其所以願託門下者。非苟慕其名。欲從公以聞聖人之道也。蓋其心之所得者。不比於凡近故耳。歐陽公之門。盡羅天下之名士。而子固爲稱首。公亦斂衽推讓。讀此書知其所樹立有不偶然者矣。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爲事。方今海內未有倫比。其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某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卒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鞏薰蒸漸

漬忽不自知其益而及於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念鞏無似見棄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涯分故報罷之初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道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任挽車挈攜老弱而東者曰某土之民避旱暵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徙占他郡覬得水漿藜糗竊活旦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晝則奔走在道夜則無所容寄焉若是者所見殆不減百千人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而獨不識發襏耒耜辛苦之事旦暮有衣食之給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則又承藉世德不蒙矢石備戰守馭車僕馬數千里饋餉自少至於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能盡解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大者焉今雖鞏進於有司與衆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得比數於下士以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以支旦暮之饑餓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慰矣此事屑屑不足爲長者言然辱愛幸之深不敢自外於門下故復陳說覬執事知鞏居之何如所深念者執事每曰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爲喜及行之日又贈序引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歎嗟其去此鞏得之於衆人尚宜感知己之深懇惻不忘況大賢長者海內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卜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是宜感戴欣幸倍萬於尋常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此鞏既夤緣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既而又敢不自力於進修哉日夜克苦不敢有媿於古人之道是亦爲報之心也然恨資性短鈌學出己意無有師法覬南方之行李時

枉筆墨。特賜教誨。不惟增疏賤之光明。抑實得以刻心思銘肌骨。而佩服矜式焉。想惟循誘之方無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終成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故不敢望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也。徒恨身奉甘旨。不得旦夕於几杖之側。稟教誨。竢講晝。不勝馳戀懷仰之至。不宣。

茅鹿門曰。子固感歐公之知。又欲歐公併覽睹其所自期待處。蘊思綴語。種種斟酌。

張孝先曰。師生道義之愛。娓娓動人。中間寫道中所見。忽然生出煙波。筆墨之妙。何其淋漓無際也。

上蔡學士書

慶厤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爲天下賀得人而已。賀之誠當也。願不賀則不可乎。鞏嘗靜思天下之事矣。以天子而行聖人之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今難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己利也。則怨庸人以己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寤其然。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已盡白而信也。尙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屢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制善矣。夫天子之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綴接。早暮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失得。早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諭。則極辨之可也。屢進

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女婦而已爾。捨是則寺人而已爾。庸人邪人而已爾。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輦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度執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噫自漢降戾後。世士之盛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戾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治功。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無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與也。可不爲深念乎。輦生於遠阨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時。不得抵京師而一言。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願賜觀覽。以其意少施焉。輦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倘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爲文一編進左右。庶知輦之非妄也。

茅鹿門曰。從歐陽公與兩司諫書中脫化來。

張孝先曰。歐公與兩司諫書。一激其進諫。一責其不諫。其詞氣奮發慷慨。此則深恐諫官不得時時進見。使庸人邪人之說得行其間。其防微杜漸之意至深遠也。原與兩司諫書不同。其文詞纏綿勁折。又是曾公本色。

上歐蔡書

鞏少讀唐書及正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疏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正觀太平。刑置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欣慕。繼以嗟嗟。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皐陶禹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頗意三代唐舜去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正觀間。或尚過之。而其史不盡存。故於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繇漢以降。至於陳隋。復繇高宗以降。至於五代。其史甚完。其君臣無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正觀下。理勢然爾。竊自恨不幸不生於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陞降進退於其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以來。則好問當世事。所見聞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愼陰拱默處爲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計謀有未可立效者。其誰肯奮然迎爲之慮。而已當之邪。則又謂所欣慕者已矣。類千百年間不可復及。昨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既更兩府。復引二公爲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爲上論治亂得失。羣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爲錙銖計惜。以避怨忌毀罵讒搆之患。竊又奮起。以謂從古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悃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過是耶。今雖事不合。亦足暴之萬世。而使邪者懼。懦者有所樹矣。況合乎否未可必也。不知所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而見之。其心歡喜震動不可比說。日夜庶幾。雖有邪人庸人如封李者。上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聽。致今日之治。

居正觀之上令鞏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辭以託名於千萬世是所望於古者不負且令後世聞今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雖然亦未嘗不憂一日有於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謗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前以書獻二公先舉是爲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毀罵讒搆之患一日俱發翕翕萬狀至於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已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爲噫二公之不幸實疾首蹙額之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己汲汲焉而務施之於外汲汲焉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之外而有可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於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說而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爲孔子者聘六十九國尙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則猶俯而與邾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遲遲而後出晝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惟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若是豈以一不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爲孔孟今二公固一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在彼者不以必得之難而已莫大斯時矣況今天子仁恕聰明求治之心未嘗怠天下一歸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與聘七十國游梁齊邾滕之區區艱難比邪姑有待而已矣非獨鞏之望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感

憤之不已。謹成憶昨詩一篇。雅說三篇。麤道其意。後二篇並他事。因亦寫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爲二公道。然欲啓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邪者庸者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己於邪。則又庶幾於天子視聽有所開益。使二公之道行。則天下之嗷嗷者舉被其賜。是亦爲天下計。不獨於二公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嘗竊思更貢舉法。責之羣日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而盛。須士著以待舉行。悖者不待籍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所未及。善乎莫與爲善也。故詩中善學尤具。伏惟賜省察焉。

唐荆川曰。敍論紆徐有味。

茅鹿門曰。委婉周匝可誦。公文之佳者。

張孝先曰。此篇首敍遇合之盛。願望欣躍無限情景。中間說到二公忽然被讒而去。使人憤懣失望。眞出意外也。雖然以下勉其勿以言之不合。而遂怠其初心。其所期於大賢君子者。用意深且至矣。文字曲曲折折。愈勁愈達。如水之穿峽而出。不知其所以然。而適與之相赴。能言人所不能言之意。亦是能言人人所欲言之意。

福州上執政書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概見者尙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

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於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爲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敍其勤其以爲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砠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卑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敍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敍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謂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敍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卽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嘆鴻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與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

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尙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秏。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況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爲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爲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衆爲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鞏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追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翦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爲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靡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麪米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鞏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

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卽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間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鴛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爲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宜。

唐荆川曰。南豐之文純出於道古。故雖作書亦然。蓋其體裁如此也。

茅鹿門曰。子固以宦游閩徼。不得養母。本風雅以爲陳情之案。而其反覆詠歎。藹然盛世之音。此子固之文所以上擬劉向。而非近代所及也。

張孝先曰。其引經處。隨引隨釋。別有一種風韻。歸注在以將母之情來告一句。至敍求就近養母意。已入題矣。又從閩中寇盜未靖。未敢上陳。直到今日政平事簡。而後乃今不得不以情告於吾君吾相也。回抱上文。不照應而自有照應之妙。讀其一篇用筆如戀鶴之盤旋於霄漢。將集復翔。到末一收。神情完足。

上杜相公書

鞏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爲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卒之爲宰相者。無與舜爲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尙

也。請言近。近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强對邪。問平之所以爲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爲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爲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爲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敍。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其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眞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歲之前。閣下爲宰相。當是時方人主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礨者相繼而進。雜遝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爲衆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爲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

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眞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充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爲宰相者哉。若鞏者誠鄙且賤。然常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於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尙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嘗閣下釋衰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並書雜文一編。以爲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願得矣。噫。覽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忻慕之志百已耳。伏惟幸察不宣。

茅鹿門曰。以書爲質。其說宰相之體處亦自典刑。

張孝先曰。杜公以宰相去位。而子固本其能用天下之材者。致其慕望之誠。而又以其引身而退者。恨其道之難行。然後自明其所以進見之意。地步儘高。胸襟儘大。較昌黎投書時。宰徒以寒餓自鳴。不高出一等耶。

與杜相公書

鞏啓。鞏多難而貧且賤。學與衆遠。而言行少合於世。公卿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

聞閣下致位天子而歸。始獨得望爲履於門下。閣下以舊相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抑損。加禮於草茅之中。孤焚之際。然去門下以來。九歲於此。初不敢爲書以進。比至近歲。歲不過得以一書之問薦而左右。以伺侍御者之作止。又輒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察。以煩貶施。而自以得不違之誅。願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伏以閣下樸厚清明讜直之行。樂善好義遠大之心。施於朝廷。而博見於天下。銳於强力。而不懈於耄期。當今內自京師。外至巖野。宿師碩士。傑立相望。必將憊精疲思。寫之册書。磊磊明明。宣布萬世。固非淺陋小生所能道說而有益毫髮也。輩年齒益長。血氣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於載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餘旨。以自樂於環堵之內。而不亂於貧賤之中。雖不足希盛德之萬一。亦庶幾不負其意。非自以謂能也。懷區區之心於數千里。因尺書之好。而惟所以報大君子之誼。不知所以裁。而恐欲知其趣。故輒及之也。春暄不審尊候如何。伏惟以時善保尊重。不勝鄙劣之望。不宣。

茅鹿門曰。此子固所不可及處。在不失己上。

張孝先曰。南豐自樹立處儘高。其辭命婉曲有體。尤足玩味。

與撫州知州書

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其衣服食飲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斂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其後。歸乎其高浩乎其深。晞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雷電霜雪而吹噓澤潤聲鳴嚴威。列之乎公卿徹官而不爲泰。無匹夫之勢而不爲不足。天下吾

賴萬世吾師而不爲大天下吾違萬世吾異而不爲貶也其然也豈翦翦然而爲潔婷婷然而爲諒哉豈沾沾者所能動其意哉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豈惟衣服飲食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追接相恩愛之道一而已矣若夫食於人之境而出入於其里進焉而見其邦之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矣翦翦然而已矣婷婷然而已矣豈其所汲汲爲哉羣方慎此以自得也於執事之至而始也自疑於其進焉既而釋然故具道其本末而爲進見之資伏惟少賜宣察不宣

茅鹿門曰子固有一段自別於衆人處之意而又有所難言故其文迂蹇不甚精爽非其佳者

張孝先曰昌黎言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好學深思之士其中自有所得故言之眞切如此夫有得於文者猶且如是而況有得於道者乎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之十三　曾文定公文

與王介甫第一書

鞏啓。近託彥弼黃九各奉書當致矣。鞏至金陵後。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今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歎誦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學者有或氣力不足動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於世。吾徒可恥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林者悉時人之文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至此論人事甚衆。恨不與足下共講評之。其恨無量。雖歐公亦然也。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胸中事萬萬非面不可道。鞏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也。時乞寓書慰區區。疾病尚如黃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與足下論者。想雖未相見。足下之心潛有同者矣。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摸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餘俟到京作書去。不宣。鞏再拜。

張孝先曰。朋友親愛無間之情。娓娓尺牘上。介甫自是奇才。南豐所以述歐公之愛歎與其渴欲相見者。令人油然生感。末段致規切處。尤前輩論文正法眼。

與王介甫第二書

鞏頓首介甫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

而有爲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爲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習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磨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摘抉之苛己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爲吏於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爲也以吾之無所於歸而不得不有負冒於此則姑汲汲乎於其厚者徐徐乎於其薄者其亦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於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咨違倍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行而譖訴告許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己也愈甚況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爲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卒然除去遂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爲無害也哉則謗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爲治者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之道已盡矣則爲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者己之治亂得失則吾將於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私則吾無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閭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鞏比懶作書既離南康相見尚遠故因書及此足下以爲何如不宣鞏頓首

茅鹿門曰介甫本剛愎自用之人此書特爲忠告甚篤蓋亦人所難及者但其砭劑多而諷諫少恐亦不相入

張孝先曰介甫堅僻執拗操一切之法而不顧人心之安如駁鬬鶉殺人者以爲無罪而劾府司失入其倫類此何以服人子固與之最相知故抉摘其病痛字字入微此子固學問高於介甫處然介甫此後得志亦遂與之異矣豈聽其諫哉子固對神宗謂其吝於改過噫此介甫之所以終禍人國也

與王介甫第三書

鞏啓八月中承太夫人大祥而郵中寓書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又寓書不審皆到否昨日忽被來問良慰積日之思深甫殂背痛毒同之前書已具道矣示及誌銘反覆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甫而有合乎彼則不能同乎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爾則於深甫之歿尤可爲痛而介甫於此獨能發明其志讀之滿足人心可謂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顧猶見使商推所未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或可以澤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甫之意也而其首則云深甫書足以徵其言是乃稱深甫以未成之材而著書與夫本意違矣願更詳之孟子之書韓愈以謂非軻自作理恐當然則所云幸能著書者亦惟更詳之也如何幸復見諭所云讀禮因欲有所論著恐嘗爲介甫言亦有此意願不能自强亦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今介甫既意及於此願遂成之就令未可爲書亦可因得商推矣相別數年鞏在此全純愚以靜俟庶無大悔顧荷祿以棄時日

爲可悵惜。未知何日得相從講學。以勖其所未及。盡其所可樂於衰暮之歲乎。此日夜惓惓往來於心也。示諭溲血。比良已否。卽日不審寢食如何。上奏當稱前某官。十數日前見劉琮言已報去。承見問故更此及之耳。今介甫果以何時此來乎。不惜見諭。子進弟奄喪已易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姪年可教者。近已隨老親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尙且留在懷仁。視此痛割何可以言。承介甫有女弟之悲。亦已屢更時序。竊計哀戚何以自勝。餘惟强食自愛。不惜時以一二字見及。不宣。鞏啓上。

張孝先曰。商搉文字到精處。固知古人用心深細。非後人鹵莽者比。

上歐陽舍人書

舍人先生。當世之急有三。一曰急聽賢之爲事。二曰急裕民之爲事。三曰急力行之爲事。一曰急聽賢之爲事。夫主之於賢。知之未可以已也。進之未可以已也。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然後可以已也。能聽其言行其道於天下。在其心之通且果也。不得其通且果。未可以有爲也。苟有爲。猶膏肓之不治。疐癰瘇之老也。以古今治亂成敗之理入告之。不解則極論之。其心旣通也。以事之利害是非。請試擇之。能擇之請試行之。其心旣果也。然後可以有爲也。其爲計雖遲。其成大效於天下必速。欲其如此。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而不使邪人庸人近之也。朝夕出入在左右。侍臣之任也。議復之。其可也。一不聽。則再進而議之。再猶未也。則日進而議之。待其聽而後已。可也。置此雖有他事。未可以議也。昔漢殺蕭望之。是亦有罪焉。宣帝使之傅太子。其不以聖人之道導之也。則何賢乎望之也。其導之而未信而止也。則望之不得無罪焉。爲

太子責備於師傅。不任其責也。則責備於侍臣而已矣。雖艱而勤其可以已也歟。今世賢士。上已知而進之矣。然未免於庸人邪人雜然而處也。於事之益損張弛有戾焉。不辨之則道不明。肆力而與之辨。未必全也。不全則人之望已矣。是未易可忽也。就其所能而爲之。則如勿爲而已矣。如是者非主心通且果。則言未可望聽。道未可望行於天下也。尋其本不如愚人之云爾。不可以有成也。二曰急裕民之爲事。夫古以來可質也。未有民富且安而亂者也。其亂者率常民貧而且不安也。天下爲一。殆八九十年矣。靡靡然食民之食者兵佛老也。或曰削之則怨且戾。是以執事望風殫言所以救之之策。今募民之集而爲兵者。擇曠土而使之耕。暇而肆武。遞入而爲衛。因弛舊兵。佛老也止今之爲者。舊徒之盡也不日矣。是不召怨與戾而易行者也。則又量上之用而去其浮。是大費可從而減也。推而行之。則末利可弛。本務可興。富且安可幾而待也。不然恐今之民一二歲而爲盜者。莫之能禦也。可不爲大憂乎。他議紛紛。非救民之務也。求救民之務莫大於此也。不謀此能致富且安乎否也。三曰急力行之爲事。夫臣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不爲其所宜亂之道。今之士悖理甚矣。故官之不治。不易而使能。則國家雖有善制不行也。欲易而使能。則一之士。以士之如此而況民之沒沒。與一有駭而動之者。欲其効死而不爲。非不得也。今者更貢舉法數十百年。弊可謂盛矣。書下之日。戾夫懼怠夫自勵。近世未有也。然此尚不過强之於耳目而已。未能心化也。不心化。賞罰一不振焉。必解矣。欲治之於其心。則願上與大臣之所力行如何爾。不求之本斯已矣。求之本斯不可不急也。或曰適時而已耳。是不然。今時謂之恥且格焉。不急其本可也。不如是未見適

於時也。凡此三務。是其最急。又有號令之不一。任責之不明。當亦速變者也。至於學者策之經義。當矣。然九經言數十萬餘。注義纍倍之。旁又貫聯他書。學而記之乎。雖明者不能盡也。今欲通策之。責人之所必不能也。苟然則學者必不精。而得人必濫。欲反之則莫若使之人占一經也。夫經於天地人事無不備者也。患不能通。豈患通之而少邪。況詩賦論兼出於他經。世務待子史而後明。是學者亦無所不習也。此數者近皆爲蔡學士道之。蔡君深信望先生共成之。孟子稱鄒鄰鬬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然觀孟子周行天下。欲以其道及人。至其不從而去。猶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此其心汲汲何如也。何獨孟子然。孔子亦然也。而云云者。蓋以謂顏子既不得位。不可以不任天下之事責之耳。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是也。不得位則止乎不止也。其止者蓋止於極也。非謂士者固若狙猿然。無意於物也。況鞏於先生師仰已久。不宜有間。是以忘其賤而言也。願賜之采擇。以其意少設施焉。鞏間居江南。所爲文無媿於四年時。所欲施於事者亦有待矣。然親在憂患中。祖母日愈老。細弟妹多。無以資衣食。恐不能就其學。況欲行其他耶。今者欲奉親數千里而歸先生。會須就州學。欲入太學。則日已迫。遂棄而不顧。則望以充父母養者。無所勉從。此豈得已哉。韓吏部云。誠使屈原、孟軻、揚雄、司馬遷、相如進於是。選僕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爾。此言可念也。失賢師長之鑱切而與衆人處。其不陷於小人也幾矣。早而興夜而息。欲須臾愜然於心不能也。先生方用於主上。日入謀議。天下日夜待爲相。其無意於鞏乎。故附所作通論雜文一編。先祖述文一卷以獻。先祖困以歿。其行事非先生傳之不顯。願假辭刻之神道碑。敢自撫州傭僕夫往伺於

門下。伏惟不罪其愚而許之。以永賚其子孫。則幸甚幸甚。鞏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稱。文雖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嘗與鞏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儻言焉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書其所爲文一編進左右。幸觀之。庶知鞏之非妄也。鄙心惓惓。其大約布於此。其詳可得而具邪。不宣。鞏再拜。

張孝先曰。所言三事。其聽賢一段。欲使賢人朝夕出入在左右。卽程子所謂人主一日親賢士大夫之時多意也。裕氏一段。要裁抑兵與佛老之食。兵使之耕。佛老止今之爲而不許復入。又量上之用而去其浮。皆中當世切務。獨力行一段說得不大明快。至論學者策經義。必使之人占一經。亦是良法。子固留心經世如此。已不得行而惓惓以望之當事者。固聖賢之用心也。但以王安石之爲人而力薦之以爲有補於天下。則意其知言知人之功。尙有未至者歟。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幷。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

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蠹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蹇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茅鹿門曰此書紆徐百折而感慨嗚咽之氣博大幽深之識溢於言外較之蘇長公所謝張公爲其父墓銘書特勝

張孝先曰說得志銘如許關係如許愼重則所以感激拜賜之意不煩言而自見此謂立言有體其通篇命脈在畜道德而能文章一句至說有道德者銘始可據而能文章只帶說其輕重尤爲得宜行文之妙無法不備又都片片從赤心流出此南豐之文所以能使人往復嗟誦而不能已者也

上齊工部書

鞏嘗謂縣比而聽於州州比而聽於部使者以大較言之縣之民以萬家州數倍於縣部使者之所治十倍於州則部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部使者之門授天子之令者之焉凡民之平曲直者之焉辨利害者之焉爲吏者相與就而質其爲吏之事也爲士者相與就而質其爲士之事也三省鄰部之政相聞書相移者又未嘗間焉其亦煩矣執事爲部使者於江西鞏也幸鹵於執事之所部其飾容而進謁也敢質其爲士之事也鞏世家南豐及大人謫官以還無屋廬田園於南豐也祖母年九十餘諸姑之歸人者多在臨川故祖母樂居臨川也居臨川者久矣進學之制凡入學者不三百日則不得舉於有司而鞏也與諸弟循僑居之又欲學於臨川雖已疏於州而見許矣然不得執事一言轉牒而明之有司或有所疑學者或有所緣以相嫉私心未敢安也來此者數日矣欲請於門下未敢進也有同進章适來言曰進也執事禮以換士明以伸法令之疑适也寓籍於此既往而受賜矣尙自思曰鞏材鄙而性野其敢進

也歟。又自解曰。執事之所以然。伸法令之疑也。伸法令之疑者。不爲一人行。不爲一人廢。爲天下公也。雖愚且野。可進也。是以敢具書而布其心焉。伏惟不罪其爲煩而察之。賜之一言而進之。則幸甚幸甚。

張孝先曰。只求一轉牒耳。乃作一篇無數波折。自古能文之士。總在無文字處尋出文字來。此篇之體亦出韓文。

答范資政書

鞏啓。王寺丞至。蒙賜手書及絹等。伏以閣下賢德之盛。而所施爲在於天下。鞏雖不熟於門。然於閣下之事。或可以知。若鞏之鄙。竊伏草茅。閣下於羈旅之中。一見而已。令鞏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閣下之知。況鞏學不足以明先聖之意。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無愧悔於心。而流落寄寓。無田疇屋廬匹夫之業。有奉養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責思慮之精。詔道德之進也。是皆無以致閣下之知者。而拜別期年之間。相去數千里之遠。不意閣下猶記其人。而不爲年輩爵德之間。有以存之。此蓋閣下樂得天下之英材。異於世俗之常見。而如鞏者。亦不欲棄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勢。而下貧賤之士者。蓋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窮達毫髮之殊。然相棄者有之。則士之愚且賤。無積素之義。而爲當世有大賢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禮。是豈不於衰薄之中。爲有激於天下哉。則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茅鹿門曰。頌而不諂。伉而不驕。

張孝先曰范公之禮士與己之感范公而不苟以受其禮者皆於尺幅中寫出

與王深甫書

鞏再拜與深甫別四年矣嚮往之心固不可以書道而比得深甫書輒反覆纍紙示諭相存之勤相語之深無不盡者讀之纍日不能釋手故亦欲委曲自敍己意以報而怠情因循經涉歲月遂使其意欲周而反略其好欲密而反疏以迄於今顧深甫所相與者誠不在於書之疏數然嚮往之心非書則無以自解而乖謬若此不能不欲然也不審幸見察否比得介甫書知數到京師比已還亳即日不審動止如何計太夫人在潁子直代歸與諸令弟應書皆在京師各萬福鞏此侍親幸無恙宣和日得書四弟應舉今亦在京師去年第二妹嫁王補之者不幸疾不起以二女甥之失其所依而補之欲繼舊好遂以娣妹歸之此月初亦已成姻鞏質薄去朋友遠且久其過失日積而思慮日昏其不免於小人之歸者將若之何在官折節於奔走悉力於米鹽之末務此固任小者之常無不自安之意顧初至時遇在勢者橫逆又議法數不合常恐不免於擠陷方其險阻艱難之時常欲求脫去而卒無由今在勢者已更幸自免於悔咎而鞏至此亦已二年矣比承諭及介甫所作王令誌文以爲楊子不過恐不然也夫學者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無常產而有常心乃所履之一事耳何則使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然而無常產也則其於親也生事之以禮故啜菽飲水之養與養以天下一也死葬之以禮故斂手足形旋葬之葬與葬以天下一也而況於身乎況於妻子乎然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者非盡於此也故曰

乃所履之一事耳而孟子亦以謂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然則爲聖賢者不止於然也介甫又謂士誠有常心以操羣聖人之說而力行之此孔孟以下所以有功於世也夫學者苟不能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必不能不失其常心此後之學者之患也苟能其心篤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禮則必不失其常心且既已皆中於禮矣而復操何說而力行之哉此學者治心修身本末先後自然之理也所以始乎爲士而終乎爲聖人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蓋謂此也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蓋樂此也凡介甫之所言似不與孔子之所言者合故曰以爲楊子不過恐不然也此吾徒所學之要義以相去遠故略及之不審以爲如何其他未及子細劇寒自重書至幸報答不宣羣再拜

張孝先曰中間一段極有造道之言蓋固窮者士之節然不以一節而遂謂已至孔子所謂是道奚足以滅者也

答李泌書

羣頓首李君足下辱示書及所爲文意嚮甚大且曰足下以文章名天下師其職也顧羣也何以任此足下無乃盈其禮而不情乎不然不宜若是云也足下自稱有憫時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也末曰其發憤而爲詞章則自謂淺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銳也乃欲以是質於予夫足下之書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質者則辭也無乃務其淺忘其深當急者反徐之歟夫道之大歸非他欲其得諸心充其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爲孟子也今足下其自謂已得諸心充諸身歟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有不得已歟不然何遽急於辭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足下其得無己病乎雖然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不疑也姑思其本而勉充之則予將後足下其奚師之敢不宜鞏再拜

張孝先曰古之君子道足乎己不得已而發爲文後之學者道未至而欲爲文以自見故其文皆得已而不已夫得已而不已者爲人之心勝而非切於爲己者也士之蹈此病者多矣讀曾公此書能無赧乎

謝章學士書

鞏哉鞏不佞以身得察於下執事明公過恩召而見之所以矜嗟奬寵開慰拊循之者甚備雖至親篤友之愛不隆於此已又收其弟兄之不肖不謀賓客任而舉之明公之所以畜幸鞏者可謂厚矣鞏竊自惟求所以堪明公之意者未知所出也鞏愚無知不適於世用不能用身於世俗之外力耕於大山長谷之中以共饘粥之養魚菽之祭以其餘日考先王之遺文竊六藝之微旨以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樂於己者顧反去士君子之林而夷於皁隸之間捨自肆之安而踐乎迫制之地欲比於古之爲貧而仕者可謂妄矣固有志者之所歎嗟天下之所賤而至親篤友之所棄而違之也復安敢自通於大人之門望知於侍御者之側乎明公懷使者之印爲福於東南以地計其廣狹則數十百城之人待明公之畜養以

材計其多寡。則文武之士。以百千數。待明公之推察而收拾之。任而舉之者。乃獨在於鞏。與鞏之少弟。此鞏之所以自惟求堪明公之意者。而未知所出也。抑鞏聞之廣聽博觀。不遺汙賤尪辱之士者。此所以無棄士也。兼收並采。不遺偏材一曲之人者。所以無棄材也。故明公之意。儻在於此。而古之士出汙賤尪辱之中。能成功名以報知者。亦不可勝數。彼皆豪傑之人。故有以自致也。若鞏之鄙。則安敢望此乎。故憂不能堪明公之意。誤左右之知者。此鞏之所大懼也。竭固陋之分。庶幾不媿於偏材一曲之人者。此鞏之所可至也。敢獻其情。而以爲進謝之資。惟明公之垂察焉。

張孝先曰。雖無精深議論。而所以敍受知之情者。可謂委曲而眞摯矣。

答袁陟書

鞏頓首。世弼足下。辱書說介甫事。或有以爲矯者。而歎自信獨立之難。因以教鞏。以謂不仕未爲非得計者。非足下愛我之深。處我之重。不至於此。雖親戚之於我。未有過此者。然介甫者。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爲矯。不矯。彼必不顧之。不足論也。至於仕進之說。則以鞏所考於書。常謂古之仕者。皆道德明備。己有餘力。而可以治人。非苟以治人而不足於己。故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然世不講此久矣。故當孔子之時。獨顏子者未嘗仕。而孔子稱之曰好學。其餘弟子見於書者。獨開之言如此。若鞏之愚。固已不足者。方自勉於學。豈可以言仕不仕邪。就使異日有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自有時。古之君子法度備於身。而有仕不仕者是也。豈爲呶呶者邪。然鞏不敢便自許不應舉者。鞏貧不得已也。亦不敢與古

之所謂爲貧者比何則彼固所謂道德明備而不遇於世者非若鞏之鄙遽捨其學而欲謀食也此其心愧於古人然鞏之家苟能自足便可以處而一意於學鞏非好進而不知止者此其心固無愧於古人辱足下愛之深處之重不敢不報答所示詩序又答楊生書甚善甚善不宣鞏頓首

張孝先曰說仕學處有見到之論末自明其欲一意於學亦是眞實心地子固之好學而累於貧然終不以貧故而遂廢學其所守有過人者矣

謝曹秀才書

鞏頓首曹君茂才足下嗟乎世之好惡不同也始足下試於有司鞏爲封彌官得足下與方造孟起之辭而讀之以謂宜在高選及來取號而三人者皆無姓名於是憮然自悔許與之妄既而推之特世之好惡不同耳鞏之許與豈果爲妄哉今得足下之書不以解名失得置於心而汲汲以相從講學爲事其博觀於書而見於文字者又過於鞏向時之所與甚盛足下家居無事可以優游以進其業自力而不已則其進孰能禦哉世之好惡之不同足下固已能不置於心顧鞏適自被召不得與足下久相從學此情之所惓惓也用此爲謝不宣

張孝先曰一段憐才之心欲接引後進處宛然可掬

謝吳秀才書

鞏啓承足下不以大熱之酷爲可畏畏塗之阻爲可憚徒步之勞爲可病候問之勤爲可諱三及吾門見

投以書。及所業五編。發而觀之。足下之學多矣。見於文辭者亦多矣。其說往往有非鄉閭新學所能至者。使能充其言。其得豈少哉。況其進之未已耶。顧不自足。忘前之患而有求於鄙闇。推足下此志。其進豈可量哉。僕之所可告於足下者。無易於自勉也。薄遽不宣。

張孝先曰。似恩恩應酬語。而獎勉之意溢於言外。是先輩典型。

與王向書

鞏啓。比得呂南公愛其文。南公數稱吾子。然恨未相見。及至南豐。又得黃曦復愛其文。而吾子亦來以文見貺。實可歎愛。吾子與呂南公黃曦皆秀出吾鄉一時之俊。私心喜慰。何可勝言。惟強於自立。使可愛者非特文詞而已。此鄙劣所望於二君子也。道中恩恩奉啓。鞏啓上。

張孝先曰。於文詞外更有進步工夫。方是豪傑有志向者之所爲也。強於自立四字。學者宜敬佩之。

回傅權書

鞏啓。辱惠書及古律詩雜文。指意所出。義甚高。文辭甚美。以鞏有鄉人之好。又於聞道有一日之先。使獲承重貺。幸甚。足下論古今學者自守者少。苟合者多。則固然矣。因以謂如鄙劣者。能知所守。則豈敢當。抑足下欲勉之至此。則豈敢怠。足下之材可謂特出。自強不已。則道德之歸。其孰可禦。恨不相從。不能一一具道。能沿牒至此一相見否。荒隅之中。孤拙寡偶。欽企欽企。春暄餘保愛保愛。不宣。

張孝先曰。子固可謂有守之士。此君知之。亦不爲凡近之見者。答之詞甚婉而相勖以自強。言雖不煩。

意已切至。